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1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盐边羊肉米线

□辽宁岫岩 刘忠民

烟火人间

前不久,我到四川攀枝花旅游,品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盐边羊肉米线,这个曾获得了《小康中国·千城早餐》“最想打卡的早餐”第一名的四川小吃,具有汤汁鲜辣香浓、油而不腻、羊肉鲜美等特点。尤其是老年人,在寒冷的天气里,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米线,既可以增加营养防寒暖身又舒适惬意。

清晨的盐城,最热闹的就是大街小巷的米线店了。或大或小的门店前,排着长短短的队伍,披着一身霞光的人们在耐心、安静中等待的,正是那一碗热气腾腾、滋味浓郁的羊肉米线。我也加入等待的队伍,准备品尝这受人喜爱的美食!

在等待的过程中,老板一边忙碌一边向我们介绍如何制作盐边羊肉米线。他说,羊肉米线的灵魂是汤料。熬制汤料的羊肉为常年奔跑于盐边柏林山脉沟谷与山岭间,食百草、饮山泉,沐浴阳光,天然放牧的黑山羊。将肌肉丰满、肉质细嫩,带着大骨的山羊肉在冷水中轻漂半小时,除去血水,再置于冷水锅内,加上丁香、草果、山奈、桂皮、生姜、当归等十多种中草药,大火烧开,转文火熬煮约两小时。直至羊肉飘香熟烂,捞起撕下肉块,冷冻存放起来,再将余下的羊骨放回锅内,继续熬煮。直至汤汁浓稠,呈现奶白色,加鸡精、盐巴,一锅醇厚浓郁、味美可口的羊肉汤就这样形成了。

一场风雪,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形象,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人在大雪中是苍老的,步履蹒跚,行动缓慢,口呼烟气,有时候眉须皆白。想看一个人老来的模样,可以陪他在漫天大雪中走上半天,看他眉须皆白。

这个人痴迷于某件东西,而不管眉须皆白。高先生是个摄影记者,我和他站在窗口说话,忽见窗外飘起鹅毛大雪,我赶紧打电话通知另一个人,到天云湖去。我问他这个时候去天云湖干什么,高先生说是去拍残荷,拍荷在雪中凄美的样子。

在雪中收光纳影,他半天蹲在湖边,拍残荷,当然是眉须皆白。高先生说,残荷代表节气,在雪中枝败叶衰有一种冷冷的美,还有一种萌动,来年它又会是碧碧连天荷叶。高先生拍残荷,还拍湖边的雪中鸟,他看到有两只鸟蹲在湖边的柳树上,一动不动。

这已不是第一次为拍几张图片在风雪中间眉须皆白。有一年,在坝上草原,高先生和几个驴友去拍雪景,几个人早起,各自分头行动,后来在半道上碰着了,彼此都认不出对方,浑身全白,像个白胡子老者。一个人在一年中的冬天有几次眉须皆白,代表着他与自然、节气、物候的亲疏远近。

下雪天,楼下卖菜的老周,早晨起来骑三轮车到市郊的批发市场进菜,回来时已是眉须皆白。老周进青菜、白菜、水芹、韭黄、药芹……下雪了,他想多批发一些菜回来卖。老周凌晨四点半出门,雪不算大,零零星星,不一会儿,刮风了,雪就大了,打在老周的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其实老周并不怕冷,他心里热乎乎着呢!

四时有景

火钵头

□南通 杨汉祥

家庭相册

过去,在我的老家苏中通东乡间,有一种被称为“火钵头”的器物,常被不少人用来烘手暖脚。

所谓“火钵头”,是通东一带讲启海方言的人的称谓,也有人称其为“土烘缸”。实际上是一种自制的土取暖器,先在像洗脸盆大小的陶罐或瓦盆之类的容器里装上灶膛里刚熄火的柴灰,然后在其口上加一个可以透气又不会燃烧的盖子,这样就做成了一只既简易又不花钱的土取暖器具。这种土取暖器具虽然同样能取暖,但与金属质地的烘缸相比,是有不少弊端的,比如装上热灰后一般只放在一个地方用,不能像烘缸那样能用手提着到处移动;又如,一旦不小心将其弄翻后,里面的热灰就会泼出钵外,会引发烫人或火灾事故;再如,其外表脏、灰烟多、散热快,也容易破碎……

记得当年我家有一只黄铜质地的烘缸,据我母亲说是她的陪嫁物品。一到冬天,母

米线的制作亦是精益求精。将精选的桂朝米和杂交稻米混合,淘洗干净,浸泡四五个小时,待米粒吸水涨大,手指用力,可搓碾成粉末方可。泡好的米上磨细细碾磨,打成细腻滑润稠稠的白粉浆,舀起粉浆,放进漏勺,粉浆经过漏勺孔眼,轻轻泻入微沸的羊肉汤锅中,流线型的粉浆遇热,瞬间凝固成细细的白米线,一条条白米线银链般聚集、融汇,翻滚于羊肉汤锅中,呈现着流银泻玉般的繁华与绮丽!

“玉粒百谷王,有功满人寰。春磨作琼屑,飞雷落九关。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饬海沸腾,玉龙自相扳。银涛滚雪浪,出没几洲漫。”南宋文学家谢枋得的这首《谢人惠米线》,以其传神的诗句给我们留下了700多年前古人制作米线的形象画面。今天,盐边人依然保留着这一古老的传统技艺,古老的手艺在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传承下,生生不息,散发着迷人的光辉。

白玉般丝滑的米线与乳汁一样柔和的羊肉汤完美结合,盛入大碗,叠加上几大片鲜香厚重的羊肉,佐以青花椒、葱花、芫荽、薄荷等,绿意盎然,色香味美、肉质鲜嫩的盐边羊肉米线就大功告成了。一碗汤盈盈的羊肉米线置于桌上,会让你眼眸变大,那进发出的香味,勾引着你的味蕾,搅动着你的肠胃,举箸猛啖,大快朵颐,欲罢不能。

盐边羊肉米线,果然名不虚传。

眉须皆白的人,还有农民工老林。有一年除夕,他要从城里赶回乡老家过年。老林坐车到县城,当时天已下雪,雪越下越大,他叫了一辆车去乡下,那个人因为雪大路滑不想去,老林只好提着买来的年货,一滑一滑地往村里走。从县城到村庄,老林要步行十多里,父母年纪大了,他也不方便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接。雪越下越大,待老林走到炊烟袅袅的村口时,已是眉须皆白。

眉须皆白,是风雪塑造一个人的样子。眉须皆白,我所能想象的场景,是从前的漫天大雪中,有几个人推门而出,乐而忘归,与季节融为一体。隐者行于山林,眉须皆白。山中不知山外事,今夕是何年?他在山中长啸歌吟,在雪上写诗,与俗世无争,只与自然亲近。雪中下田,眉须皆白。风雪中,人闲在家里,口中滋味寡淡,生炉煮饭时,想起屋后有一畦青菜,便推门而出,雪中刨菜,刨开厚厚的一层冰雪,摘一篮子青菜,青菜炖狮子头的香味,在风雪小屋中溢散。

石上扫雪,眉须皆白。明代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上说:“雪为五音之精,取以煎茶,最为幽况。”扫雪人爱雪之清幽玉洁,小心翼翼地扫着雪,盛在一只粗陶瓦罐里,捧回去煮雪烹茶。他在乱舞的雪花中取石上雪,忘了天之寒冷,雪在眉毛、发丝上凝结。有趣的是,不只是人在风雪中间逗留久了,眉须皆白,动物也白。动物园里,一群猴子,它们也眉须皆白。老猴子白了,小猴子也白了。迷茫的雪中,老猴子蠕动着嘴巴,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小猴子,似乎在问:没见过你吃过几次苦、挨过几次累,你这小东西怎么也老了?

亲就在这只烘缸里装上灶膛里刚熄火的热柴灰,并盖紧烘缸盖,拿给我们兄妹几人取暖用。后来,因为爷爷奶奶年高体弱,一到冬天格外怕冷,母亲就把这只烘缸让给两位老人使用了。我们兄妹几个也需要取暖,家中一时又没有多余的钱再买一只烘缸。所以母亲就从后院找了一只已经有几道细裂缝的小陶罐,将其清洗干净,接着用细铁丝在陶罐的上下端各围扎了一圈,使其细缝不再开裂,再装上热柴灰,并在其上口盖上一块戳有许多小洞的铅皮盖板,然后拿给我们在上面烘手或烘脚。虽然其模样粗笨简陋,但取暖效果并不比铜烘缸差多少。

后来由于各种电取暖器具的问世与普及,加上空调的广泛使用,居民家中的老式取暖器物就很少用得上了,有的甚至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至于那种自制的“火钵头”更是淘汰了,现在即使在我们通东乡间,也早已没有“火钵头”的踪迹了。

『枫』景这边独好

□南京 刘又资

金陵琐记

茶事幽幽

□广东佛山 程艳斌

微情一刻

老南京喜欢说:“春牛首,秋栖霞。”意思是:要看春景,去牛首山;要看秋景,去栖霞山。

栖霞山被誉为“金陵第一明秀山”,这里的红叶种类有很多,特别以枫树为主,包括红枫、三角枫、羽毛枫、榉树、黄连木,等等。每到深秋,漫山红遍,犹如晚霞洒落,蔚为壮观。

山上,有寺名栖霞。栖霞寺又称栖霞古寺,是中国四大名刹之一。南齐永明二年(484年),平原居士明僧绍隐居江乘摄山(即栖霞山),舍宅为栖霞精舍,以后人们就在此修建栖霞寺。唐高祖时称功德寺,规模宏大,与山东灵岩寺、湖北玉泉寺、浙江国清寺并称天下“四大丛林”;还御制明徵君石碑,敕令改功德寺为隐君栖霞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寺庙重建,皇帝赐额“栖霞寺”。清乾隆皇帝南巡,五次宿栖霞寺。

来南京二十多年了。住在郊区的时候,多次去栖霞山,谒栖霞寺。后来,居住在城里,所在小区隶属于栖霞区管辖,自己也成了栖霞一分子。每次去山中,置身香烟、梵音间,看到黛瓦红墙间一树一树的红叶,迎风招展,内心一片宁静、一片澄澈,总有一种肝胆皆霜雪的感觉。

前两年,有朋自远方来。朋友是摄影师,手提肩扛皆是“长枪短炮”。一天下来,佳作迭出。我大开眼界,我明白了什么叫秀色可餐、什么叫霜叶红于二月花。朋友谦虚,邀我为照片起名。为了附庸风雅,我挖空心思,起了如下几个名字:晓来谁染霜林醉;瓦黛枫红;精舍枫香;层林尽染;中国红;一枝禅。朋友对我说:红尘滚滚之中,看来你还不是个俗物。

退休了,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弄些文字。为了提升自己,我加入了栖霞区作协。一人作协,我便发现这里藏龙卧虎,大腕云集。在南京,在全国,“栖霞文学创作现象”已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前不久,栖霞区作协代表大会在栖霞山下召开。会后我再游栖霞山,心想熟悉的地方或许还有风景。

正午的阳光温暖、明亮。从公园南门出发,沿着宽阔平坦的上山步道往前走。走不多远,便看到路的旁边,有一树枫叶撞进我的视野,就像一树腾腾燃烧的火炬。我快步奔过去,想把它摄入镜头。等我走到它的近旁时,我又看到另一株同样的树。我惊喜莫名,抬眼,又看到数株,继而又看到一片,继而又看到半山。

我加快了脚步,山路变陡,我周身发热,心跳加速,眼前、身边全是一树一树的枫叶,它们全都在风中摇曳,在阳光下起舞,每一片枫叶都像火红的手掌伸出五指在向我召唤。我走近它们,视觉、听觉、触觉全都调动起来,如同置身于大剧场,在感受一场恢宏阔大、雄浑壮丽的交响。我激动,我震撼,我沉醉不知归路。

山道弯弯,移步换景,进入眼睛里的全是枫叶。步行改成小跑,热汗淋漓。越往上行,枫叶愈红,景色愈美。枫树秋来叶正红,栖霞山野尽红枫。我的眼前、身边:飞焰欲横天;远处:红云几万重。小憩片刻,驻足山腰,往下看,我觉得有一股红潮正从山向下延伸,漫过我的脚,漫过我的胸膛,漫过我的头顶,以至于将我淹没、将我融化。

回到家中,心心念念的都是枫叶。妻子问我事情,我答非所问。妻子怀疑我中了魔障。我笑着对她说:栖霞山,古称摄山。山间盛产甘草、野参、当归,这些药均有摄生之功效,故名。栖霞山,既然能摄生,自然就能摄魂了。

最近喝茶的兴味浓了起来,连年轻时候不爱喝的、苦涩得难以入喉的苦丁茶都能津津有味地消遣一个下午。茶之本味究竟是没有变,是我的心境,随着岁月的慢煎变得恬淡、悠长了。

我素来没有喝茶的习惯。学生时代看了几本书,接触了茶文化,并且又想体验一番茶禅一道的境界,觉得轻呷一口晶莹透亮的清汤,就是吮吸了天地日月之精华,总之,那时候只要沾一口茶,就感觉自己已经羽化而登仙。我开始附庸风雅地布道,朋友们对于我的聒噪与喋喋不休,非但不厌烦,反而还津津有味地享受“灵魂的洗礼”。想来那一段矫揉造作的日子也别有一番趣味,茶不解语,人自陶醉。

真正有喝茶的习惯是到了而立之年。我的生命竟然褪去了酸酸甜甜的青涩,抛却了奶茶和甜点,转而习惯起了清汤寡水的茶水生活。从绿茶的清冽芳醇到红茶的柔和绵长,从黑茶的浓郁顺滑到白茶的鲜爽丰富,茶之众味萦绕于舌,是生活的百味瓶翻江倒海,也是生命的交响曲管乐齐鸣。劳累之余,午睡之后,啜饮几口,确可涤烦解闷,慰劳心神。

爱茶之人总有一股恬淡之气,卖茶的老板大多也有这样一股气质。记得前不久去茶店跟茶老板海侃神聊的那个下午,他说:茶是分享物,独饮则无味。这固然不错,茶经五脏六腑,伴随着人们的闲聊,一洗心中之块垒,确是畅快至极。茶之况味也是经由人事与岁月的调制,从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底色与芳香。分享固然越意盎然,但独饮也别有风味,皆因世易时移境遇相殊品性各异罢了。

作家三毛说:“人生有如三道茶,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若微风。”我想,啜苦咽甘,是茶的真味,也是生活的真味。